

## 外婆的米汤

文/李燕

才踏上外婆家门前的窄石板桥，我就看到了她家柴灶生火时升腾起的袅袅炊烟。炊烟穿过屋顶，悠悠升上湛蓝明澈的天空，追随朝阳而去。

乌瓦，青烟，绿叶，蓝天伴着柴火味，真让人陶醉。

我知道，外婆已经开始做早饭了。之所以称之为早饭，是因为外婆确实确实做的是白花的大米，加上可口的菜。她每天起得很早，因为她要准备好早餐和午餐，然后趁着合适的气温，下地劳动。

我尤爱去外婆家吃饭。每次妈妈提起说要去外婆家吃饭，我立刻会兴奋得跳起来，因为她家里有柴灶锅里煮饭时沥出的米汤。米汤家家户户都会做，但不会天天做。外婆家不一样，每天都会做上一盆浓稠清香的米汤。

走到她家前坪我就看到她弓着背，站在灶台前忙活了。她刚过花甲之年，留着一头花白短发，黄铜色的双手在利索地侍弄着将要烹任的蔬菜。我快速迈进厨房，兴冲冲地叫了她一声，然后坐在柴灶口给炉膛添柴。此时，大米已经清洗完毕倒入锅内，正需大火把锅里的水煮沸。我不断地起身添柴加大火力，然后双眼盯着灶膛里起舞的火焰，听着噼噼啪啪的燃烧声响。不一会儿，锅里的水开始沸腾作响，我抬头提醒外婆，要揭开锅盖翻动锅里的米和水啦。外婆应声赶紧揭开锅盖，腾腾的热气扑面而来，其中还夹杂着大米的醇厚清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真好闻。待外婆在锅里连续翻动几次，她便顺手拿来了木盆和竹筒箕，麻利地把煮得半熟的大米舀进筒箕，滚烫的米水就流进了下面的盆里。等筒箕里的米沥干，又让它们重回锅里，盖好锅盖，直到大米全熟。而木盆里装的就是米汤了。外婆把装米汤的盆子不偏不倚地放到餐厅的台子上，等着米汤凉下来。

此刻的我，依然坐在灶口，专心放柴，已然全身汗透。我要把锅里的饭烧到刚刚好，底层要有一层焦黄的锅巴，嚼起来焦香清脆。外婆走到我跟前笑眯眯地对我说，等下把锅巴泡在凉好的米汤里会更好吃。

好不容易，饭菜都做好了。我立刻舀上一碗米汤，轻轻啜一口，温润浓稠的米汤就像一股暖流温热了全身。外婆说，在物质贫乏的年代，要是出生不久的婴儿的母亲没有奶，就会用米汤来代替乳汁喂给婴儿喝，还别说，米汤里富含多种营养元素，还真是替代乳汁的好东西。农村里的好多孩子都是靠着这米汤长大的。对他们来说，米汤不只是简单的饮品，还是婴儿的生命之源，所以当我们端起一碗米汤时，还应该多一分敬重。

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里的人们也开始使用电饭锅，因为它操作简单，快速省事。沥米汤这道工序自然就省掉了。闸门一跳，一锅白米饭就好了。但电饭锅尝起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是千百年来人们亲力亲为劳动的乐趣？还是人类对于自然食物原味的依恋？而在我的内心，它不单单是少了柴火的自然芳香，更是少了一种情愫。这种情愫是对人一生中童年生活的追溯和怀念，是人随着岁月增长对自身的寻根。

在灶口等待外婆的米汤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一幕了，现在外婆也已衰老得不能再站在灶台前用力挥动锅铲。但是时而独自回忆的外婆，还有远离家乡的我，何曾不怀念那丝在生命中鲜活的烟火气呢？



## 明代“李子柒”

文/张觅

陆卿子，明代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吴郡诗人及画家陆师道的女儿。陆卿子自幼研习诗词，是公认的才女，但她却甘心与丈夫赵宦光早早隐居山中，日日吹花嚼蕊，月下荷锄，烹任煮茶。田园诗意、山林野趣加上隐士情怀，她活成了明代的“李子柒”。

要说陆卿子的隐居行为，跟丈夫赵宦光大有干系。赵宦光乃是宋室皇室之后，靖康之变后南渡，在太仓留下一脉，渐成名门望族。赵宦光父亲赵樗生博学著书，但屡征不仕。赵宦光也是一个才子，素有“高士”之称，读书稽古，精六书，工诗文，擅书法，尤精篆书。

赵樗生辞世后，遗言非“谢家青山”不葬。赵宦光恪遵父愿，倾其所有买下两百亩荒山，葬了父亲，并携妻儿进山庐墓守孝。山上有一泉眼名为“寒泉”，赵宦光便将此山命名为“寒山”。寒山上山如其名，荒凉不已，放眼望去，只见藤蔓密布，荆棘丛生。

此时，陆卿子尚是绮年玉貌，从此就要跟丈夫隐于深山，远离尘世，告别花花世界。但她对此并无怨言，仍然对他事事体贴，贤淑温柔。她本来就生性恬淡，不尚繁饰，因此对于隐逸的生活倒也颇得其乐。两人在这寒山之中过起了远离喧嚣、与书香为伴的生活。

虽然赵宦光是个饱读诗书的书生，但同时他也是个硬核型的工匠型人才，他亲自动手，开荒种地、叠石造园，又种植林木，筑室起屋，竟建造成了一处极典雅的文人居所——寒山别业，并建“小宛堂”藏书其中，另建有藏书处“蝴蝶寝”“悉昙章阁”等。事后，赵宦光自己也得意不已，将建造寒山别业的整个过程悉数记载于《寒山志》中，写得意趣盎然：“玉兔石，若栲药然”“翔凤石，直欲飞舞”“马头石，若玉山颓青冥”“营筑三四年，而荆藜瓦砾之场皆成名胜”。他还对寒山的石壁泉流、亭台阁宇各取其名，如“千尺雪”“云中庐”“弹冠室”“绿云楼”“飞鱼峡”等等，后篆刻于摩崖。

陆卿子自然为丈夫的动手能力频频点赞，并在寒山中写下了不少诗歌。寒山于她，便是如同世外桃源的所在，她徐徐吟唱着：“有地皆埋玉，无山

不种松。雨深朝拾菌，日暖昼分峰。麋鹿缘岩下，狐狸采药逢。桃花已开遍，樵夫欲迷踪。”诗中充满山野情趣。

陆卿子虽然与丈夫恩爱，但并未依附于他，而是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生活。她与当时的著名才女徐媛惺惺相惜，两人常相唱和，“吴中士大夫望风附影，交口而誉之”，于是陆卿子和徐媛在当时被并称“吴门二大家”，可以说是当时的网红双璧。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陆卿子才情更在徐媛之上。除了徐媛，陆卿子还在山中接待了很多慕名来访的才女，她们酬唱清谈，“客子坐谈玄”。因此，虽然身处山中，性喜淡泊，但陆卿子的朋友圈里十分热闹，精神世界不寂寞。

赵宦光虽然自负才高八斗，但他却认为妻子的学识才智更胜于己，他还曾亲自为妻子文集作序。陆卿子年轻时即著有《云卧阁集》，晚年著有《考槃集》。赵宦光曾序《考槃》云：“拟古步骤西京，取材六代，绝句小律差足可观。”

陆卿子很有文学创作的自觉性，曾为同时代的女诗人项兰贞的《咏雪斋遗稿》作序时打call，说道：“我辈酒浆烹任是务，固其职也。病且戒无所事，则效往古女流，遗风剩响而为诗；诗固非大丈夫职业，实我辈分内物也。”完全无视“女子无才便是德”“内言不出于阃”的传统女教观念。大约《红楼梦》中探春的“孰谓雄才莲社，独许须眉？”之自信与豪气便是从陆卿子此言中来。

陆卿子和赵宦光生有一子赵灵均，赵灵均长大后成为了一代金石学家。赵灵均后来娶了著名书画家、文学家文徵明玄孙女文傲为妻。文傲也是一代才女，在绘画上具有卓越天分。嫁到赵家之后，她也跟随丈夫一起来到了寒山隐居。深山流泉，花木惊鸟，无不滋养了她的灵性，她的笔下更见楚楚风致。

陆卿子一家人虽隐于山林，声名却是个个“皆有闻于时”。一时间，寒山赵家名震江南，“父子篆学，姑诗妇画”，时人称为“吴门三秀”。

陆卿子的孙女赵昭，得祖母诗法、祖父书法、父亲学术及母亲画法的熏陶，得天独厚地集各种技艺于一身，成为了一位全才女子，后著有《侣云居遗稿》。

## 独坐(组诗)

文/邓星照

夕光从山坡上徐步而下  
所到之处  
石头沉静  
青草金黄

它完全消失的瞬间  
山脚下  
起身恭迎的一汪清泉  
万念俱灰  
挥起的手臂重又落回地面

我见证了这一切  
流向黑暗深处的山泉  
途经我的心坎  
格外冷冽

影子

这盏炽白的灯光  
不声不响  
从我身上剔下影子

不经意回头  
发现影子落在地上  
凉薄如纸

我走它也走  
终于它跑到前面  
为我带路

黑暗中  
它突然消失了  
我背上瞬间一凛  
它又重新和我  
合二为一

夜行

夜色在我身后  
迅速重合  
道路箍紧在里头

风窜上来  
像只宠物狗  
一个劲地舔我的脸

我从两旁的树木  
获取氧  
就像在孤独中  
宽恕